

乌克兰战争 国际 深度

布查屠杀幸存者：“如果他们没有马上回来，那你只能看到尸体，这就是结局”

最艰难的是无力感。你的安全无事于补，你不比他们更值得幸存。



2022年4月5日，乌克兰布查 (Bucha) 的一所房屋内，一只狗站在一名老年妇女的尸体旁。摄：Felipe Dana/AP/达志影像



Tetiana Lisna 

特约撰稿人 Tetiana Lisna 发自利沃夫 | 2022-04-11

【编者按】俄军在布查屠杀的画面陆续曝光后，人在利沃夫的乌克兰特约记者Tetiana Lisna发来消息说，有好几个采访，她要下很大的决心、背负著巨大的情感压力才能进行。她在基辅的公寓，住著一位在基辅郊区戈斯托梅尔（Gostomel）幸存的一个女人；她的朋友则在照顾一位战后一直住在布查（Bucha）的老人……Tetiana说，如今仅仅阅读新闻，就比过去的一个月都要可怕，但是，去了解，“已经是我们的道德责任。”

Yevgenia Ivanovna看起来大约60岁。受志愿者所托，我为她提供在基辅的庇护。她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：头部和背部中弹的伤势已经很轻了，但她仍处于深深的震惊之中。她的身体不听使唤，几乎不能下床去上厕所，也不开口讲话；她的医生，一个来自基辅的年轻女子，像对自己母亲一样地担心她。直到2月24日战争开始前，Ivanovna还拥有在基辅郊区戈斯托梅利（Gostomel）的私人住宅，疏散重病患者的志愿者们也是在那找到了她。

在她住进我在基辅的公寓后，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给她，与她一起的还有负责照顾她的志愿者。他们坐在我的公寓里，Ivanovna脸上有一种游离的神情。她不立即做出答复，但明显能听懂一切。我问她，是否需要一些日常物品，公寓是否还好，她是否还有什么需要的。她答说，她已经去过楼下的商店，一切都好，她不需要什么。

最后，我决定问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：“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？”听到这个问题，Ivanovna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但她一直只说一件事：“没有人了。”我们不敢问她是否有家人，我于是问起她的邻居，也许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去取？但这个女人在沙发旁转来转去，一直机械地重复着：“我没有人了。没有人了。没有人了。”

我们结束了谈话，然后我进了卫生间，在不打搅到其他人的情况下哭了起来。

曾几何时，戈斯托梅利对我来说，就是基辅旁众多小镇中的一个，它靠近我知道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。而现在，它是体现乌克兰军队英雄主义的地方，军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，保卫了被俄罗斯在空军支持下掠夺的基辅地区。而布查（Bucha）、戈斯托梅利（Gostomel）还有莫季任（Motyzhyn），已经是现在每一个乌克兰人用伤痛去铭记的名字。





2022年4月4日，乌克兰布查，Ira Gavriluk 抱著她的猫看著她的丈夫、兄弟和另一名男子的尸体，这些人都是在家外被俄军杀害。
摄：Felipe Dana/AP/达志影像

最艰难的，是在得知别人的悲剧时所感受到的无力感。就好像你的安全是无事于补的，就好像你必须要去到人们痛苦的地方，和他们一样去受苦。因为，与那些在逃亡路上被俄罗斯人抓住的人相比，你不比他们更值得幸存。像命运所安排的那样，我们来自首都的居民，仿佛默认要更有特权——现在，在我看来，这些人好像是因为我们而死的，因为俄国人在无法夺下基辅时感到无助而发疯。我的理智知道，这不是事实，我们不应该责备自己，但我的内心无法遵从理智。

伊尔平（Irpın）是基辅附近的另一个小镇，居住在那里的居民主要是无法负担在首都生活花费的人。伊尔平被认为是最适合居住的郊区之一，它有优秀的绿化，良好的空气，又安静并交通便利。我的前同事，声音工程师Oleg，去年在伊尔平买了一个公寓，那是他工作十年的积蓄。战争发生的一个月前，他妻子的父亲中风了，于是，夫妻俩去了西部200公里外的一个村庄帮助她的父母。

Oleg告诉我：“我不知道我们的公寓发生了什么。我不想在有肯定的答案之前就为它哀悼。我们的房子刚建好，离马路很远，那栋新楼里不是所有的公寓都有人住，也许它躲过了一劫，没有像被俄国人设立成总部的那些房子一样（那里的一切都被破坏和偷走了）。我的妻子有在关注新闻，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，如果她在被空袭的房子中看到了我们房子的话，我现在应该会知道的。”

他接著说：“我父亲总是告诉我：如果你想保持理智的话，就等麻烦来了再说，不要提前担心。”所以，Oleg说，他只有亲眼看到废墟，他才会认为自己的房子真的被毁了。即使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也相信我们能克服这个问题，他相信泽连斯基，他承诺为每个失去的房子提供帮助和赔偿。

Oleg是最近才搬的家，他说，“虽然这样想不太高尚，但我很庆幸在伊尔平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。”

他也曾经想过，“为什么是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在因为什么罪过而受到惩罚？”但后来，他意识到，这样的悲剧可能发生在乌克兰的任何地方，“而我们现在不在那里，只是因为运气。”

“现在，我对伊尔平的感情比当时选择它作为居住地时更深了。一旦被允许，我们会回去，重建我们的小镇。但现在还不能，这些不是人的东西在汽车后备箱、门后、甚至玩具下面都留下了地雷和绊线。”Oleg说。

随著越来越多的记者允许到现场去，每天都有来自基辅地区的新照片出现。这些天来，阅读新闻变得比一个月前更可怕，但在我所接触的所有人看来，这已经是我们的道德责任。

来自利沃夫附近村庄的教师Yaroslav Mykolaiovych说：“犹太人将他们在大屠杀中的悲痛世代相传，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悲痛。悲伤对个人来说是软弱的来源，但集体的悲伤可以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。我们必须为正义而斗争。我们必须把真相告诉世界，向那些要为一切负责的人施压。死者无法复活，但我们，我们中的每一个，都是为自己而战，因为背叛他们的记忆就是在背叛我们内心使自己成为人类的一切。”

Mykolaiovych在教那些来自东部和中部的人如何说乌克兰语。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年轻妇女和儿童。这些已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上课，更是邻里社区交流的体现。但是这天，没有孩子和我们在一起。因为，我们在谈论布查。





2022年4月2日，乌克兰布查一名女士的尸体躺在街上。摄：Zohra Bensemra/Reuters/达志影像

“我想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，”25岁的Yulia如此说到，她在基辅和一个几乎是她年龄两倍的有钱丈夫一起生活。“我想忘掉它，把它当作是一场噩梦。我想让我三岁的女儿乌莉安娜长大后再知道这一切。毕竟，连我都很害怕，年轻的孩子要怎么经历这一切，这对他们的心理会产生什么影响？”大约40岁的Sveta，一个在乌克兰东南部的Zaporizhzhya当过美发师的女人，这时结过话头说到：“我的安德烈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情。”

Sveta说：“12岁已经是一个没有网络上的东西可以瞒过他的年纪了。他看过俄罗斯人的尸体、烧毁的设备还有乌克兰人的坟墓。让他知道真相吧。那些在布查被反绑双手的人是比他大不了多少的俄罗斯人射杀的。让他看看，让他听听这个世界在说什么。这可以保证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权与宣传下，他都不会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怪物。”

那之后，我犹豫了很久，才继续打下一个电话。

一个社会机构的熟人帮我介绍了另一位在为流离失所者工作的朋友。她在帮助的人中就有78岁的Kateryna，在布查被乌克兰军队解放前的一个月里，Kateryna都住在那。据这位志愿者说，Kateryna没有亲戚在那去世，这至少给了我一个勉强的借口。

我提前向她道歉，并解释了我为什么感兴趣以及我为什么请她看到伤痕——我的目的是让地球另一端的人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痛苦，这样，我们的经历在某程度上也会让他们感同身受，他们就不会支持那些杀害平民的人。

以下是她的故事。

“我感觉如何？我觉得我就像在1941年一样。我已故的母亲经常告诉我纳粹是如何射杀游击队员的，其中有她的父亲，也就是我从未谋面的祖父。她一生都在害怕纳粹，一生都是开心地去观看莫斯科的5.9胜利日游行，谢天谢地，她没有在活著时看到这一切。”

“我知道的不多，那些人没来过我这里，感谢上帝，我的房子很破旧，也没什么能被拿走的，你从街上就能看到它。我一个人住，我女儿结婚了住在美国，她很担心。”

“我现在有点聋了，但我听到他们在街上走，醉醺醺地唱着歌，我还听到了枪声。他们不是一个一个地走，都是以大队为单位，大家看到他们就想躲起来。但如果你走得太快，也可能被枪杀，总之他们可以因为任

何原因杀掉你。我们没有什么支持班德拉的人，都是些没做过什么的普通百姓。你是一个人，一个乌克兰人？就是这样，这就足以把你当成敌人了。”

“我的邻居是哭着进来的，她的丈夫和儿子失踪了，俄罗斯人把他们带走审问，手机也被拿走了，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这就是结局，如果他们没有马上回来，那你只能看到尸体了。”

“我们有自己的人，年轻的志愿者，他们向俄罗斯人请求，至少把人埋了。现在，另一批志愿者在把他们挖出来。上帝不允人们在晚年经历这样的事情……成批的年轻人仅仅因为俄国人喜欢杀人便死去了，该死的俄罗斯人。这不是战争，而是处决。如果他们不喜欢你，你就会被枪毙。如果你不舍你的财产，等你的也是一颗子弹。我们从他们这些‘解放者’那里没有看到其他东西了。”

“也有女人死去，比较少，但还是有的。当时我出去买面包，我已经吃完了所有的食物，一个星期没有看到面包了。我走出去，有一些人躺在街上，我的天，就好似堆垃圾一样。我看到四具男人的尸体，一个老妇人，然后有具我看不清脸的尸体正在被狗啃食，狗也需要吃东西。”

“对了，说到狗我，想起来，我去找一个我认识的女人，她给我看了她院子里的一座小土堆，说她丈夫出去喂狗，有人开枪，而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。她出来后发现，他就躺在房子附近，半个头都不见了，她只能通过衣服来辨认他。她给了我一些小麦和蜂蜜，让我为她丈夫的灵魂祈祷。”





2022年4月6日，乌克兰布查，男士在坟墓旁哀悼被俄军杀害的亲友。摄：Alkis Konstantinidis/Reuters/达志影像

“死者是这样被埋葬的：有个至少有一米深的坑，以免动物把他们拉出来，在上面我们放上十字架，有的是从家具上切下来的，或者是从窗户的碎片上取下来的，很多都是到处乱放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放上耶稣基督、圣母玛利亚或圣尼科尔斯的圣像，然后放上写有名字的纸板，如果有纸板，就放上这个人的生平简介。他们用塑料袋把纸板包起来，这样可以保存得更久。”

“我见证了这一切，当我回到家时，我浑身都在发抖。我想，我现在要是有一把机关枪就好了，我会把你们这些俄罗斯混蛋都杀了，你们不是人，你们是魔鬼，人类是不可能做出你们对我们所做事情的。”

她说完，我们两个都哭了。

我写完文章，合上了笔记本电脑。自从开战以来，我就没有做过正常的梦了，我梦到的都是一片灰绿色和黑色，有军队、冰冷的地面、火车、粘稠的泥浆和灰蒙蒙的废墟。

在过去的两天里，仅仅是阅读乌克兰媒体，我就看到了以下消息。

利沃夫的一家精神病院的新闻，里面挤满了来自哈尔科夫的人，他们患了痴呆症、迷失方向症或者精神疾病恶化。

关于被占领地区的一个动物园的新闻，那里的员工不得不射杀珍稀动物，因为它们正慢慢饿死、冻死。

一段关于一位老妇人在自己的后院里埋葬全家人，包括被活活烧死的小孙子的视频。

一张装满了狗的内脏的大塑料袋的照片，据说在基辅附近的补给车队被切断时，这些狗被俄罗斯士兵折磨并吃掉。

一张两星期前在船只疏散时走失的五岁英俊男孩的照片。今天人们知道，这个孩子已经溺水身亡。

一位美甲师的帖子，发布者认出了一位有着鲜红指甲的妇女的手，这只手几乎在世界所有大报的版面上都有出现。就在战争的前一天，这位老妇人向帖子的作者吐露心声，欣喜地表示她终于可以在退休后为自己生活了。

一位来自布查的女士在地下室中发现了丈夫尸体的视频，而她刚刚从一段审讯中回来，在审讯中一名车臣

人威胁要将她碎尸万段。

一张展示了一个55岁的男子被分配了20分钟，来将他最好的朋友埋在冰冷的地下的故事的照片。

还有布查被洗劫一空的房子的视频：被坦克撞破的砖墙，被砸烂的房子，院子里到处都是空酒瓶和脏兮兮的俄罗斯制服，十米外，则是一具被子弹击中的尸体。

以及现在，总统泽连斯基刚刚报告说，从基辅附近的另一个城镇博罗江卡（Borodyanka）的废墟清理工作来看，那里的情况要比我们在布查看到的还要糟糕得多。

感谢实习记者Liuting Wang协助翻译。